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十冊

兵部

卷四

卷五

卷六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四卷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爲邊烽告急玩寇可虞伏乞

天威震怒明職掌嚴責成以保

封疆以安

社稷事職竊觀今日之遼事千錯萬錯經略楊鎬不料彼已情形喪師辱

國此誤在經略也輔臣方從哲不諳進止機宜爲上差人釁戰此誤在輔臣也悔之已無及矣職初
入

國門以爲居中調度事權在本兵樞臣黃嘉善不知救焚拯溺當作何狀乃聞人之言嘉善尙謂不
宜張惶處之若從容無事者喪師數萬傷二名將殞二道臣二督糧通判其餘副將偏裨不知其
數積尸若山流血成川尙謂不宜張惶乎虎兇聲言犯搶搖動山海薊門尙謂不宜張惶乎遼陽

作何救援各兵作何調遣作何召募不問出何方略必有一定之策疏

聞於我

皇上請

旨者請

旨題知者題知星夜差人馬上報之遼陽廣寧撫臣按臣以安遼人之心此樞臣職掌也乃一切如充耳不聞束手無策既不謀之於人又不斷之於獨職不知樞臣何所見也

都城防守惟有

京營問之於人皆以爲不可聞

祖宗設兵原爲有事不爲無事若果如此又何用營兵爲耶承平日久

京軍之多役占多老弱者其常也議者動慮激變今不必聲言汰革但不令各營聽其自換自補有何所拂其意何變之生議者又謂

京營將領多不堪用職愚以爲十步之內必有豐草但就副協參游守把之中擇其可用者鼓舞磨厲而用之何至遂無一人且何處別用一番人耶協理戎政薛三才臥病杜門委稱狼狽然當此

邊書一夕數至

都下人情震恐一切料理

京營事宜自當具疏上

聞此三才職掌也自催

點巡視科道而外寂然不聞恐不宜如此默默也今日之事安邊保境以救遼爲第一義外壯遼左

內固

京師以守山海關爲第一義

京師防禦日疎訛言易動練我士馬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又以收拾

京營爲第一義至中間戰守長技獨有火攻耳臺臣熊廷弼之論遼陽練兵亦謂營營皆習火器隊

隊該習火器人人皆習火器時時該用火器此不易之論也即如撫臣周永春報軍庫突然火起

焚灰火器者一大清堡火器庫收貯火藥火器等項被火發盡行燒毀者一此豈盡繇

天變奴會用火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職恐奴會之爲之也今工部不知成造火器備辦火藥若干未

論堪用不堪用且問其有與無此該部職掌宜問之該部矣先臣于忠肅當正統己巳之變考其

料理之策亦惟選

京營兵精銳者五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而已職訪之於人謂協理戎政宜添設司官數員因能授任分委練兵此一說也又謂工部製造戎器往往不堪造者一人用者又一人終是隔靴搔癢不甚親切又謂宜委兵部司屬會同工部監造即以

京營將領精於火器者晝夜守之則職掌既不相侵成造亦復如式此又一說也日者諸臣叩

闕合詞請發

內帑如係旦夕可得數百餘萬矣獨給發

內帑外臣所請當幹者尙多以爲各有職掌本兵有本兵之職掌戎政有戎政之職掌佐本兵者有

職方之職掌兵有兵之職掌工有工之職掌添兵則必議餉戶部又有戶部之職掌

皇上但令舉其職而遡事次第辦矣今

皇上冲齡踐祚

臨御四十餘年

聰明神武手握

太阿不

示人以利器當此通國惶惶處之鎮定

聖意淵微必自有說然諸臣不宜泄泄也辟之失火之家主人則不動聲色奴僕自當赴湯蹈火焦頭爛額豈有視同兒戲者乎然

皇上不一

赫然震怒則諸臣之聾聵不醒

國之大事去矣嘉靖庚戌虜薄

都城廷臣請

上視朝

上意猶豫不決輔臣徐階言曰虜甚鴟張中外洵洵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雲霓

一震怒胡奴即散也

上始出視朝面見文武大臣決計退虜於時兵部尙書丁汝璉調度失宜

上怒誅之職觀今日功罪不別

賞罰不明風聞杜松自午及酉鏖戰身死重圍之內殺賊亦多經略反言杜松之輕進不問如栢之逗遛何以服死事之心而

獎忠義之氣且同罪異罰麻承恩尙有後言矣近者周永春因遼人之心欲用李如禎職之愚昧竊謂奴酋作逆寵之龍虎將軍養虎遺患致有今日者李成梁父子也李氏所貽之患自當責李氏收拾之然如栢兄弟與奴酋有香火之情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栢獨全如栢之不欲當奴酋即奴酋之不急擊如栢也趙興邦謂如栢遼之主將何不出撫順而出清河楊鎬私於如栢職深服之且鎬之令箭何以獨不止杜松劉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今如禎之威名果出如栢上乎逗遛觀望能不類如栢乎職未敢信也如禎見在

闕下奴酋包藏禍心他人不知如禎必知之彼中阨塞險易如禎必知之

長安中有無細作偵我中國虛實爲奴酋腹心如禎必知之此可

令在

朝諸臣保之請如先臣梅國禎故事且如禎世受

國恩今正報

國之日今方缺兵缺餉請以如禎家所蓄健兒精卒出數千餘人付鮑承宣隨科臣姚宗文部臣邵可立度遼至如禎家出成梁累世之積亦足以明如禎之忠於

王室贖如禎兄弟之罪矣

都城把棍亡命作奸實煩有徒然棄之不收即作賊收而更之即捉賊五城御史楊州鶴等下令召募已有應者矣職愚以爲誰無忠義之心今但將杜松劉挺立廟

京師互與血食燕趙悲歌慷慨之性三尺童子必有雄心投袂誓不與賊俱生者此又鼓舜之一術也其

京城內外小民有倡爲訛言移家遠徙搖動人心者令五城兵馬縛而懸首藁街以靖亂萌但望

皇上假寸晷之閑

臨御便

殿與諸臣從容

天語叮嚀雷動風行遠近傳播賢於百萬之師遼人自有生氣曾自不敢出矣巡視

京營不可一日無人科道吳亮嗣唐世濟事事振刷任怨任勞格於年終覆

命例不入營新者又未蒙

點用何以稽察訓練望

皇上之斷也諸臣誤

國罪在諸臣若我

皇上優游不斷是我

皇上自悞矣我

皇上

召對之後

明旨一下大小臣工有不如約者容職等白簡從事請

上方之劍誅之我

皇上事

天法

祖今烽火傲於甘泉大類庚戌武備空虛法令廢弛絕不類

世宗朝諸所恃者我

皇上英明過於

世宗職願以

世宗之斷斷之也職草疏已畢見兵部正酌議遣將調兵事宜憂心如焚爲之少解職不願求多於當事徒阻其任事之心但願人人真心爲

國盡力扶助耳新亭收汨職何幸哉

臣按唐明皇時祿山反叛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故曰機會變於斯須勝敗分於俄頃雖將能而君不可御况無能之將乎遼左存亡決於催戰人皆結舌自此疑點破國是乃出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爲時事萬分否隔敬陳憂危之形以杜亂萌事臣待

命闕下一旦蒙

恩錄用

陛見之日雞人罕唱晝漏稀鳴鞭清路之區鞠爲茂草跪起班行不識朝儀何物臣竊痛之臣目擊

頃年時事孔棘

天聽彌高宇宙一種悶鬱之象搖落變衰淒然似秋冰堅澤凍慘然似冬蓋天升地閉上下不交否

隔極矣

國家定鼎燕京偏隣虜穴己巳庚戌之變虜騎長驅內地自先臣于忠肅訓練團營今三大營之制

猶倣其遺意乃健兒厮養半役私家灞上棘門有同兒戲卒然有倣恐前代所謂人不受甲府無

見兵者可慮也可爲憂危者一臣計偕時猶見城中邏卒夜柝相聞今周廬徼道已寥若晨星六

街九陌金吾之禁寂然灞陵之呵絕響矣昨歲盜賊公行比屋見告殺人匿迹莫得主名可爲憂

危者二人命重情參送法司其常也勾攝之令未出請托之牘已盈爽鳩之署束手而莫可奈何

有歷歲經時不能結一獄者其賢者視爲畏曹而急遷其官不肖者高下其手而因緣爲利小民

即欲搗鼓登

聞無門控訴法紀之地乃若此可爲憂危者三太倉之積如洗水衡問寺一空九邊告急於內而內無以應大司農告急於外而外無以應

祖宗朝帑藏之竭一至此乎可爲憂危者四

畿輔之流民十百成群賣兒鬻女招搖長安陌上謂之人市豈

盛世光景乎可爲憂危者五東方群盜斬木揭竿有司養癰遺患相顧莫敢先發撲滅之後死灰復燃今披倡如故也可爲憂危者六

國家人才長養甚難摧折甚易

上無賜環之期下有龍蛇之厄不一歲中號爲名賢者如疾風之掃秋葉死亡殆盡實可寒心可爲憂危者七

皇上方且漫然付之不見不聞一事格事事俱格一事緩事事俱緩即如

福王之就國有日矣何不早遣之以絕群疑

瑞王之擇婚有日矣何不早燂之以諧嘉偶

東宮之講讀屢請而屢不報求之不得其故

皇上聰明天縱冲齡出閣緝然光明日就月將何獨

東宮不令之親近正人明習國事且

東宮所習見者是

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之狀耳二十年以前早朝宴罷勵精求治之狀不得面見也

皇上逸宜令

東宮知勞

皇上安宜令

東宮知危

皇上盈成履運宜令

東宮知憂知懼豈有日與宦官宮妾處而不一見士大夫之面者乎自

皇上靜攝以來說者謂權無旁落然如須者愛女蹂躪於奴隸館甥受撻於市朝叩

關不得入上書不得達奄尹宮伯之流反得以操骨肉之短長外廷皆爲喪氣而

皇上視之如孤臣孽子之了不爲意誰爲蒙蔽至此我

朝二百四十餘年幸無他故獨二正之季

社稷危而復安當時諍臣叩馬之諫不足當賊振之一言舉朝伏

闕之爭不足敵逆瑾之一哭積威所劫

君父亦爲所制夫豈謂今日遽至是耶故今日之深憂隱禍胚胎醞釀而不可救藥者獨在宮府之隔絕上下之不通如人病在骨髓越人却走之時也

皇上何不洞開重門使官中府中皆爲一體何獨親於內廷而疎於外廷不知臣子者

皇上之臣子也

皇上用之即爲股肱耳目之資而舍之則置之空虛無用之地收之則小群合爲大群而棄之則大群復散爲小群

皇上宜何擇焉方今政本單虛大厦撐持必非一木之力宜妙簡名德老成內外並用六卿九列百司庶府鈎繩相布彈冠相參於以傾否爲泰亦何不可之有說者謂

皇上厭薄群臣半繇臣子自取今日爲臣子者宜一洗肺腸共偕大道正如胡越同遇風波急難生死共之大臣當鞠躬盡瘁小臣當嘗膽臥薪不然燕雀處堂火災竈突覆窠之下已無完卵矣臣

所惓惓於諸臣願效他山之石者也區區芻蕘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職按憂危七事以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爲第一此經國之長慮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戶部主事楊嗣昌一本爲軍容再肅三韓

廟勝宜周萬算仰控

聖明亟

勅中外諸臣審時決策以圖共濟以遏非常事職庸懦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覆車殺將已事堪
憐今又征調召募至二十餘萬餉之何出未嘗過而問焉願與諸臣言之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
府會議口說兵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諸城潰陷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今已出閱受事觀
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
募而不足今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一萬而不足今則至二十萬而有餘臣滋惑焉

夫經臣於遼先見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職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戶部萬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許客兵且厝餉都是金錢養士必須米穀遼東城堡失陷既多則有團聚附著之人有荒蕪不耕之地即使儘力所生或難自給而况援遼四集數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危事也至於糴買征收又值東方大旱則出人事料之外餉臣嘔心畫策請帑截漕疏報咨行動淹歲月職恐遼他日強寇在外餉軍在內居民苦其騷騷客子憤其蹈藉患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遼東言者若夫募兵就道拚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預愁搶掠罷肆閉門市買無從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來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職恐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爲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爲隊到處凶殘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誰肯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擾不可勝言較之州縣民兵何啻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遼或猶得其一臂之用當忍小痛以來之若永猶前調三千到遼止八百逃回斬手足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抵兵之數而此逃兵二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遼退復不敢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爲盜賊出

沒於夷漢之間而兩處俱不得問耳今之十二萬能保無前日之爲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逸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桀驁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貧薄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不測朝廷將運口糧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藉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猶獠仲家者頗出圍城劫寨近歲驅逐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若各處土兵俱調赴遼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振怨貴州以梗塞雲南西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克者

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遼東也猶曰遠在萬里外土司仇數殺自古及今日以爲常職猶虞其鼠聞穴中無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遼東合之川兵統五六萬誰爲大將諸夷素所佩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心有事奮勇齊驅無事調和預附者乎竊恐今日拜將一軍皆驚如韓信者職不敢料無人用趙人若廉頗者未之聞且見也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讓二氏互殺冤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可乎水蘭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以莫解之冤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途勝同功敗同罪職雖至愚知其不可事理灼然無足疑者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中國之夷狄也使土司無故而窺左